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四年九月辛酉田況奏保州平

壬戌詔保州官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為殯殮兵官不從賊被害及戰沒並優賜其家近城民田遭蹂踐者蠲其租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

張昷之落職知虢州降轉運按察使刑部郎中直史館張沔為工部郎中知汝州提點刑獄司勲員外郎王儀知澤州緣邊安撫使兼知雄州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為西上閤門使同提點刑獄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秉安撫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牧並為西頭供奉官走馬承受入内西頭供奉官宋有言為入内殿頭大名府路都部署程琳以嘗調發兵馬真定府路都部署李昭亮緣邊都巡檢楊懷敏嘗領兵至保州並

特免罰初昷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坐又以兵自衛昷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左右豈欲反邪因叱去衛者故懷敏深恨昷之嘗密奏殺昷之則賊降矣會富弼力為昷之辯上意解猶坐前事落職富弼乞免責降河北監司奏議在第五卷 記聞云初懷敏與昷之不協密奏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昷之首我即降願賜昷之首以示賊宜可降上從之遣中使奉敕往即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宣撫使富弼遇之亟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是言必恐讎者為之藉令有之若以叛卒故斬都轉運使頭此後號令何由得行上乃落昷之

待制降知虢州按以叛卒故斬都轄運使頭本朝故典此事況仁宗之盛德乎今不取若謂懷敏深譖昷之欲令重貶則可爾

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果降知密州坐攻保州城多殺傷士卒也　詔諸路廵檢禁軍指揮使特添支錢月一千副指揮使七百副都頭以上五百廂軍指揮使七百副指揮使五百副都頭以上三百

乙丑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知成德軍田況為起居舍人步軍副都指揮使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為淮康軍留後知定州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內內侍押班楊懷敏領

通州團練使賞平賊之功也昭亮初以叛卒女口分隷諸軍而輙有私入其家者保州通判馮博文等亦效之都轉運使歐陽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惶恐立出之修因劾昭亮上置不問　西界内附蕃官莽布賽為右千牛衛將軍居汝州當考

丙寅贈故西京左藏庫副使保州廣信安肅軍縁邊廵檢都監王守一為成州團練使録其子三班借職懷懿為西頭供奉官保州縁邊走馬承受劉宗言為左千牛

衛將軍録其子景賢為右班殿直

丁夘以右侍禁郭逵為閤門祗候　升保州無敵第五指揮為雲翼指揮

戊辰鄭州言太尉致仕許國公吕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内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頼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

報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許之至于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廷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此據

夷簡新傳執史筆者頗為夷簡道地當別刪修乃可呂氏家塾記云皇祐初王沂公家始乞御篆碑額仁宗同日自製二碑名親書以賜二家沂公曰旌賢碑文靖公曰懷忠碑各三字王子和乞上為沂公親書碑額上曰呂夷簡何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親書懷忠碑賜之以墳寺為懷忠薦福院為改馬亭鄉為懷忠春明退朝録云懷忠踵沂公而賜誤也實録云賜懷忠之碑四字亦誤今不取

庚午刑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罷為工部尚書知潁州殊初入相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及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修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

被詔誌章懿墓没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殊坐是絀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以謂非殊之罪云蘇轍龍川別志云晏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章懿誌文字欲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麻詔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它事罪之殊免深譴祁力也按元儼以此年正月十二日乙亥薨殊以九月十二日庚午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載有餘乃罷殊相此蓋妄云然諸書亦多有是說今並不取

降權保州都監西頭供奉官韋貴

為右侍禁監岳州茶鹽酒稅監保州倉草場權保州兵馬監押左班殿直侍其臻為右班殿直監曹州倉從監保州屯田務右侍禁賈世永監鄆州倉保州廣信軍管界廵檢右侍禁史克順澤州管界廵檢保州指使三班奉職張濆決脊杖二十刺配沙門島貴本劉從德家奴也從德卒恩補班行累遷西頭供奉官權保州廣信軍安肅軍緣邊廵檢至是權保州都監會兵叛貴雖不能死節然屢發奏城中又日趣亂軍降及城門開居民賴

貴不甚被殺害臻父知安肅軍領兵會城下城中疑為
內應屢欲斬之求哀得免世永廨舍在南關城裏偶入
城遇亂遂被留及田況以勑牓招諭世永為亂卒遣出
城見況欲得走馬宋有言入城乃開門有言既不去嘗
令世永復入城諭亂軍克順廨舍在東關門是日領兵
與亂軍格鬬矢中其胷潰府谷人應進士舉因府州防
城免解授長史試方畧得三班奉職未仕時嘗犯徒刑
韋貴既勸諭亂軍潰乃言我嘗讀法書此非可赦之罪

也御史包拯言韋貴罪大責輕如未欲便行嚴斷即乞於遠惡處編管不從　户部判官殿中侍御史趙祐言近乞上殿奏事得旨尋牒閤門須索申狀仍要出身文狀兩本比至引對已經七日切縁臺諫之官俱職言事臺官則具奏候旨諫官則直牒閤門事體有殊欲望許依諫官例直牒閤門詔免供家狀此據會要九月十二日事今時見庚午當考

辛未保州指使三班借職臧稹為奉職稹見保州兵亂

走入甲仗庫被甲馳至定州告變故賞之
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
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物色其須科折者
並奏聽裁即雖有宣敕及三司移文而於民不便者亦
以聞從之范仲淹奏乞置官專管每年上供併軍須雜物與昌朝所言畧同實録獨不載當考
乙亥田況上保州城下官員有功者第一等三人詔遷
兩資第二等三人遷一資第三等一十三人與減二年
磨勘第四等二十八人第五等十五人並賜銀絹有差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工部郎中直昭文舘徐的為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的自淮南受詔即湖外招輯叛蠻既至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祀近宜召還計事既還蠻復叛於是更遣的安撫的尋卒於桂陽不知的初往湖外是何月日據的傳云再宿而蠻酋出降蠻酋當是鄧文志黄文晟等也文志等授官在十月是出降必十月初的先自淮南至湖外時可以道里約度也歐陽修疏云王絲方在路又遣徐的王絲以三月三日受安撫之命其在路必是四月間則不應云再宿蠻酋出降蓋鄧文志黄文晟等出降乃十月初事又按余靖奏議五月間黄捉鬼嘗投衡州為陳執方所殺傳稱再宿蠻酋出降或指黄捉

鬼也反覆推尋的先至湖外必是四月末五月初其再至必是十月或十一月也

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體量安撫王絲為侍御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初遣絲安撫湖南尋又遣徐的諫官歐陽修言臣嘗患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悮昨湖南蠻賊初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勑未到又自

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彼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令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

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仔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雖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黙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其自以身是臺官出稟朝命耻以不才黙坐於中强有施為切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臣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蔽於絲不欲中道召還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

肯抽回即乞諭徐的等專了蠻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徧行安慰訖即速還庶無甚敗奏入不報而絲在湖南凡十月蠻既衰息乃徙廣東王絲竟了蠻事此據范仲淹所作絲墓表也墓表云慶歷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事以絲為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為功絲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鬭地以為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絲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硤鈐景二洞聚黨數千絲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朝廷獎絲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仲淹稱絲如此而修劾絲乃如此不知何故

絲女婿馮京豈京有以欺仲淹乎今兩存之更俟考詳

丁丑元昊復遣丁守素尹悅則等來議事按實録答契丹書云延州奏今月五日楊守素將誓文入界今月五日蓋九月甲午也丁丑乃十月十九日距甲午凡四十餘日不知守素於何處滯留逮今始到又前奏云楊守素此云丁守素不知守素是一人或是兩人又不知此來即是持誓文者否當考或丁守素即楊守素也

辛巳降同提點兩浙刑獄崇儀副使柴貽慶為宣州都監坐不即按舉錢仙芝贓罪也錢仙芝以三月癸酉坐贓敗王琪邵飾五月庚午坐按發仙芝在諫官奏劾之後皆責官而柴貽慶至九月辛巳乃及於責不知何也當考

癸未前鎮戎軍廵檢右班殿直閤門祗候李良臣為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鄜州都監更名泰定川之敗良臣為賊俘致契丹朝廷始以良臣死事嘗贈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後聞良臣尚在諫官田况請且存恤其家因封其母妻而録其二子至是脫身來歸上特貸而用之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為俘實有罪今遽增六官復故職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為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

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効不聽

甲申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㫖至十數輙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對見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賈昌朝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先是傳永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上面奬之

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爾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讓且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矣未幾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齎勅告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

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復言　諫官
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如朝廷
約東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切謂宜
速行對冊今契丹舉兵西鄉在未勝負以前使使報之
度其勢必不暇它議茍有所俟契丹幸而勝元昊則其
志益驕或於齎謝之外輙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
如速之利也或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乘間生端則曲
不在我況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絶中國而為患

也揣度事機勢不可緩惟陛下速圖之　始朝廷議封冊元昊而契丹使來即遣余靖報契丹而留元昊封冊不發靖見契丹主於九十九泉還奏臣竊聞契丹國書到闕議者紛紜以不請深入為敵中微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冊之禮以觀敵變此皆游談之過慮也臣昨在敵中預聞書意敵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冊不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敵形勢唯有速行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

東向與契丹爭鋒二敵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敵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固非觀望加以契丹意在饑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預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竊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

肯和爾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服於契丹而專力肆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敵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敵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元昊亦遣使堅來求和元昊已納誓書不可違契丹兵敗不可違未知朝廷此時何以處置臣愚以為及楊守素等未出邊境先降勑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圖

北敵此則鬬二敵之策也唯早圖之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

丁亥詔宗室宴太清樓射于苑中

冬十月己丑朔黎州邛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牟黑遣將軍阿濟等三百三十九人來獻方物

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悉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寨

進納朝廷其栲栳鏃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央為界於界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不致更改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為好

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
羅殃庚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
世以為服令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
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
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

辛卯詔河南府前令官屬通領留守司事如聞事有未
便宜復領之檢前詔附見此不必兩載熙寧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復通管　贈司空
兼侍中謚文惠陳堯佐卒

甲午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過涿州初三嘏惡其妻淫亂逃至廣信軍而知軍劉貽孫聽其自還嘗留所賦詩及佘靖使回燕京留守耶律仁言劉三嘏尚在漢界蓋其去累日復携其子與一婢從間道走定州匿望都民楊均慶家至於北界又移文督取故有是命先是輔臣議厚館三嘏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亡叛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

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以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般

壬寅録故大名府安成縣尉張允明子績為郊社齋郎姪復為深州安平縣主簿以允明捕賊鬬死也

祕書丞直史館同修起居注知諫院蔡襄以親老乞鄉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請時甫使契丹未還也

庚戌范仲淹言西界努瑪族太尉香布以其族十八人内附詔以香布為右千牛衛將軍本族廵檢香布子團練使瑪爾布為右班殿直（瑪爾布授官乃十一月壬戌今并書）先是羣臣喪遇假日輟朝在闕訃數日外禮官曾公亮引唐崔龜從奏輟朝之禮所貴及哀自頃以來輟朝於奏請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後雖遵常例未本人情是時中書覆奏古有當祭告喪之儀若遇時而戚非所以為君臣之義宜因韓億喪特正此禮凡聞哀之明日不以假休並計

輟朝日數如值大會朝或有大政須御前殿自可畧輕
從重更不輟朝即值契丹使見辭若春秋大燕已告有
司者亦不可去樂禮院以為公亮所請恐遂廢輟朝有
虧恩禮請自今有值此日更以次日輟朝又定中書樞
密宣徽院節度使殿前馬步軍都副指揮使及曽任中
書門下平章事致仕上將軍皇親觀察使及追封郡王
親王夫人皇后父母駙馬都尉公主並差官攝鴻臚卿
護葬嘗有大功雖官爵不該臨時聽旨內中大夫宗室

戚里係有服紀合差使臣勾當如例官給葬家除本墳合給外諸喪未經葬無得官給若雖該官給葬而家不願者聽定勅葬乃八月甲辰日今依本志并書

壬子范仲淹言據麟府路兵馬都監張岊狀西界唐龍鎮嘉舒克順等族去漢界不遠可因西北交爭之際量援以兵馬而預為招納之兼體問得七族蕃部舊屬府州比因邊臣不能存恤逃入西界在今府州東北緣黄河西住坐其地面與火山軍界對岸昨西賊大掠麟府

界人户悉居於彼遂分為十四族近有内附首領香布言契丹領兵在寧仁静絃鎮待河凍即過唐龍鎮劫之若契丹遂取七族則府州河外又生一契丹兼七族既有驚疑之心必逃入火山界契丹因而襲逐入漢地則一帶番漢人户必盡遭驅虜又麟府殘破難以守禦今若因此機會先行招誘使七族率其所掠麟府屬户復自來歸納之不為無名巳令張岊與府州部署王凱折繼閔等商議密行招引令先次畫到七族地圖以聞時

元昊已進誓表詔仲淹更審計利害仲淹亦言契丹與元昊今復解仇則七族更無憂迫之心自難招誘先有投來一百六十三口本漢界蕃户爾其議遂罷奏罷招誘乃十一月二十八日乙酉令并書

仲淹又言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人舊耕耘之地自為西賊所掠今尚有三千餘户散處黄河東涯自來所修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别無城寨防守使邊户至今不敢復業地土既荒故糧草湧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河東百姓又

苦餽運之役令重屯不解久則自難供億此實西賊困中原之策謂如靈武必須棄之令二州之人皆願修起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糧草般移應用自可辦事況折氏彊盛之時府州只屯漢兵二千今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向去招輯蕃漢人户從而安居强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却減屯漢兵兹誠守禦之長計也仲淹因奏張亢前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亢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畧牒而止耶

坐違節度所甘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封自劾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户歳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皇祐中韓琦經畧河東案堡寨處多北漢名將楊業所度者益知亢有遠畧云張亢事附見七月乙卯亢始兼河東緣邊安撫使張岊傳載岊擅易安豐寨地坐責降當考岊責降時然亦不必書

知潭州劉沆大發兵以動榜至桂陽監招降叛蠻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

癸丑以蠻酋鄧文志黄文晟黄士元並為三班奉職

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讒謗益甚人多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也介去太學實録不記其時令據尹洙與田況書云蔡石相次補外因附見十月末更考之契丹夾山部落岱家族八百户歸元昊契丹主責還元昊留不遣契丹主遂親將至境上各據山嚴兵相持元昊奉卮酒為壽大合樂折箭為誓乃罷契丹夜以兵刼元昊元昊有備反以兵拒之大敗契丹主入南樞密蕭孝友寨擒呼圖克駙馬契丹主從數十騎走元昊縱其去

尋復與契丹解仇如故契丹兵敗于元昊史並不記其時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中允臣黄良棟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曆四年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　判國子監余靖言臣伏見先降勅命并貢舉條制國子監生徒聽學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觧三人其諸路州府軍監並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貫人並以入學

聽習三百日舊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許取應後來雖有
勑命曾到省舉人與免聽讀內新人顯有事故給假並
與勘會除破其如令非畫一難以久行竊以國家興學
校所以奬育俊秀而訓導之由是廣學宫頒學田使其
專心道義以思入官之術伏緣朝廷所賜莊園房錢等
贍之有限而來者無窮若徧加廩給則支費不充若自
營口腹則貧窶者衆日有定數不敢不來非其本心同
於驅役古之勸學初不如此以為廣黌舍所以待有志

之士去日限所以寛食貧之人國家存厲賢之風寒士得帶經之便欲乞應國子監太學生徒如有情願聽讀滿五百日即依先降勑命將來取解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不滿五百日者並依舊額取解應舉所有開封府及天下州軍建立州學處立取情願聽讀更不限以日數所貴寒士營生務學不失其所乃詔罷天下學生員聽讀日限

已未録大名府五縣廵檢右侍禁彭仲舒子益為三班

奉職以仲舒與賊鬭死也

癸亥賜出箭頭僧方諫齋糧月錢四千諫鄜州人自陜西用兵以來凡中箭而留鏃在骨者飲之以藥而箭隨出嘗賜紫衣後召見欲與班行不就遂賜師號令居京師至是遣赴保州城下為軍士出箭鏃者二十一人故又賜之

甲子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

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秘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讓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

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㑹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㑹賓容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動揺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王拱辰行狀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

周公孔子驅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雋延讓皆起子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
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等
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
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
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
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
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

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寛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恱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據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劉元瑜姓名元瑜傳亦不云嘗奏舜欽獨魏泰雜記載一網打盡乃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於魚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雜九月為吏外十月為省副不屬御史臺矣當考宋祁張方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發舜欽等祠神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為作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詩按舜欽等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但借此以傾杜衍爾李定無聞今不取

乙丑降廣南東路刑獄都官員外郎徐仲謀知邵武軍坐部吏取京債事發而詐為月日發體量狀也張師正倦游録載仲謀獻秋霖賦忤賈昌朝陳執中故坐責且云皇祐中事誤也今不取

丙寅審官院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天章閣侍講及館職當任提點刑獄各係清要資序請自今磨勘改官更不限舉主從之　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彭乘京西轉運按察使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李絢並同修起居注乘前為夔州路轉運使會土賊田忠覇誘下溪州蠻將

内寇乗適按部至境大集邉吏勒兵山下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詢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有詔褒美三年十月李肅為夔憲已載田忠霸事當考　吕溱既貶修起居注鈌中書擬人而秉在選中帝指秉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益嘉之

戊辰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落職與京師差遣敏求自言祖母年髙願落職以便養也

已已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
哲垂榮無極何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古治而承
平之獘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
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
刻搆織罪端奏鞫縱横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
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恠為美自
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　范仲淹上表乞罷
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知潞州尹洙上疏言臣聞知賢

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盖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

知之任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修領使
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
出知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
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
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
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
文皇上修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於
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

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修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修等未易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此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

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御臣之大弊也臣旣爲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

庚午詔主兵之官皆有牙隊帶器械以從護之其遇賊不用命而致陷没主將者自今人雖衆並以軍法論苟能顯立功效亦當優拔之其令諸路部署司申嚴飭戒韓琦嘗有此奏已前見

詔如天禧故事置諫官六員此據會要

辛未太常博士錢明逸爲右正言諫院供職　諫官余靖言臣伏覩南郊肆赦在近曠蕩之澤與民更始四方顒顒想望恩渥臣訪聞荆湖南路本因蠻賊出就民家居停其提㸃刑獄邵飾等盡令近山人户不得耕種及燒拆屋宇起遣入城居住遂致近山人户失業亡入賊中及楊畋將不曽作蠻賊人户盡底驅逐散入廣南東西路失其巢穴又京西去歲被賊人張海等虜掠驚擾臣今欲乞於南郊赦書中特示存撫應荆湖南北路人

戶先因脅從及投入賊中者限赦書到後一百日内經官司首身並令州縣勘會支與舊來田業其山猺人戶亦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等司方招誘如能効順並與放罪務令各歸舊住山林常加存恤應京西及荆湖北路去年經賊人驚擾縣分人戶轉運司體量勘會與免一年科配其上項事節乞指揮中書樞密院商量施行從之余靖議赦書條目不知何時赦書多從其言今附郊禮前

已卯改上莊穆皇后謚曰章穆莊獻明肅皇太后曰章

獻明肅莊懿皇太后曰章懿莊懷皇后曰章懷莊惠皇太后曰章惠前一日奉五后謚册于文德殿宿垂拱殿百官自正衙從至大慶殿發册寶授太尉出殿門時雨雪連日帝露立褥位俟册寶登車衮冕沾濕良久還幄所司導册寶赴三廟各於南神門外幄次以俟奏告畢皆納於室王拱辰行狀云章獻章懿章惠既升祔王拱辰言孝章嘗正位號而祀别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元豐中卒如拱辰議

庚辰朝饗景靈宫是日大霽

辛巳饗太廟奉慈廟上始至版位禮儀使奉降神之樂九變請即小次帝曰朕竭誠在祀固無所勞入奉慈章懿室顔色悽愴左右莫不感動

壬午合祭天地于圜丘始至壇下勅太常無得擅減樂聲大赦復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湖南北經賊剽刼處第蠲其祖　益梓路轉運使歳市綾錦鹿胎萬二千特與減半保州舉人舊係南省下第者特免取解新取解者於舊額上增解二分陜西路解額狹處令貢院定

分數以聞先是益州路轉運使袁抗言三司每歲於兩蜀市綾錦鹿胎比歲蜀民困甚願少寛其力以備秦中它日之急敇書蓋從抗請也　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以取利也今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為衣食一旦失望侵侮用幾馬直可乎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卒如舊制　是月諫官余靖言臣切聞湖南賊人首領黄四鄧和尚等各已歸降又聞郴州奏蠻賊千餘人打刧宜章縣放火殺掠者臣初

以湖南州軍山險之處即是蠻獠譬如蜂蟻各有屯聚若得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驚擾必不肆毒於人其間蠻人亦有不曾作過一例遭官軍就居處殺戮必然懷恨未肯歸降伏緣自古招撫山賊必先恩信如治亂繩緩乃可解令楊畋銳於殺伐蠻人必不相信臣累曾奏陳乞抽廻楊畋乃能令蠻賊盡類歸附未嘗朝廷指揮必是大臣曾與保任所以不肯移畋雖畋曾經邉任身耐勞苦與招撫蠻賊事體了不相同但移楊畋却與近

邉差遣別以恩招撫蠻賊使其降附不可恐畋之怨而不憂賊之疑而不降也鄧大志黃文晟黃士元授官在十月癸丑當即是黃四鄧和尚也

又言臣風聞廣南東路轉運司奏蠻賊於連韶州界打劫乞差使臣抽押江南兵級前去捉殺臣以為轉運使倉卒張皇無足憂者竊料此賊只因楊畋打破九疑山外蠻人巢穴奪其理生之具本非作過之人既失所居遂懷怨恨迸散為盜故先刼掠郴州宜章縣次入連韶州界初緣郴連等州山險闊遠秋多瘴癘朝廷益

發甲兵徒生勞擾死亡之患賊人深入險阻不能得見不可更令廣東之民受此疲獘　臣之愚計且以天下之大豈必與一小蠻獠校其勝負只乞朝廷抽迴楊畋并九疑山下兵甲却令前來歸降賊人入洞招諭蠻人以朝廷不恃殺伐降者更得恩賞使蠻之餘黨安其窟穴自然不出為盜矣　又言臣初見去年以來荊湖南路蠻人及戎瀘州蠻相繼作過惟戎瀘州蠻朝廷遣官招撫即時安定而湖南路官軍殺伐稍多蠻人失其巢穴

所以至今蠻擾鄉縣延及別路況今湖南賦稅已不上供不可更令廣南又因兵禍臣愚以為因南郊肆赦之後朝廷宣差親信臣僚乘驛往彼宣道恩信招攜降附兵馬可罷之處即令罷之昭示朝廷仁恩不尚殺伐之意使蠻人向信安其棲息不復為鄉縣之害廣東奏蠻賊寇連韶州界實錄全不載於四年據余靖奏議附此六年十二月實錄乃書蠻寇英韶州界是時靖責逾一年有半矣靖此奏因南郊肆赦之後遣使招諭此四年事也

詔引進使四方館使並兼閤門事此據會要

十二月壬辰加恩百官　左千牛衛大将軍交州刺史宗敏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許之宗室得封所生母蓋自宗敏始宗敏信安郡王允寧子也宗敏封所生母不知何時因宗敏是年八月領交州刺史即附見今郊當考

乙未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其冊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啓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青自歸本朝腾章累請遣使係

道忠悃内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晷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御衣黄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凡二十四長尺一寸褾用天下樂暈錦賜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鈕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闊一寸九分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

臣奉正朔改所賜勑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燕坐朶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以賔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朝廷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得至興靈焉遣使不至興靈當附初遣使時子奭既行尋有詔即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富弼深言其不便曰若敵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則天下共知事由我出不待契丹許而後行也今若候敵使至別無難意而後方今子奭遂行則是自以講和之功歸於契丹

直待得契丹許意方敢遣使封冊中國衰弱絶無振起之勢可為痛惜萬一敵使知我尚未封冊詞稍不順不可却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不敢舉動坐受契丹制伏而又前後反覆大為元昊所薄矣此事余靖奉使時契丹已許封冊今但自恐怯更思變改臣實未曉也兼契丹西征大䍐山前山後非常困敝必不敢止我此行伏惟朝廷據天下之大四方全盛若每事聽候契丹指揮方敢施為使陛下受此屈辱臣子何安臣

忝預樞輔之列實爲陛下羞之亦爲陛下憂之伏乞斷自宸衷不候敵使到闕速令子奭行封冊之恩則天下幸甚（琬奏云去年十二月中知子奭已進發近却有指揮縁路止住則此奏當是慶歴五年正月今因子奭行并書之）

丙申遣入内供奉官盧昭度等五人分往河北河東陜西撫徇官吏將校

丁酉詔州縣以先帝所賜七條相誨敕

己亥皇第八女賜名幼悟號保慈崇祐大師其母張美

人也

癸卯吏部尚書知亳州夏竦為資政殿大學士

甲辰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秦州文彦博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代蔣堂也初晏殊欲用堂代楊日嚴王舉正謂不如明鎬爭累日不得卒用堂會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為學宫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日嚴在蜀有能名堂不喜之於是節遊燕減厨傳専尚寛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

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定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寖不悅獄訟滋多久之反私官妓為清議所嗤日嚴時在朝因進對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故不俟歲滿亟徙堂知河中府　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田況知秦州　内殿承制亓贇為莊宅副使内殿崇班胡元為禮賓副使以湖南轉運使周陵言贇元等在石硋洞捕殺蠻賊有勞也徐的傳云的再至桂陽降者甚衆其不降

若鈐景石硋華陰水頭諸洞悉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王絲墓表又云石硋鈐景二洞聚黨數千絲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今實録乃周陵奏二將有勞不知何也當考

乙巳降知楚州職方員外郎胡楷通判泰州提點淮南刑獄祕書丞祖無擇知黄州初王素自淮南徙渭州移文楷攝轉運按察使事無擇既不平因與楷互訟事雖會赦猶降之　監察御史劉元瑜劾奏大理寺丞集賢校理陸經前責監汝州酒轉運司差磨勘西京物杖死爭田寡婦李氏并貸民錢又數與僚友燕聚語言多輕

肆監司繆薦其才權要主張遂復館職請重寘於法勿以赦論詔遣太常博士王翼往按其罪并以經前與進奏院祠神會坐之責授衣州别駕河東轉運使司封員外郎夏安期罰銅十斤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李絢知潤州並坐前為京西轉運使奏舉經復館職不當也宰相杜衍多抜知名士置臺省惡衍者指絢為其黨而知河陽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故遽令出守

丙午左衛上將軍致仕楊崇勲為太子太保致仕知制

誥張方平封還詞頭言崇勲罪大責輕以上將軍就第物議無不憤疾雖經沛宥而致仕非赦文所該東宫一品非崇勲所宜處訖不從

戊申邈川首領轄戩遣使入貢實録於十一月辛未書秦鳳部署司言吐蕃澄州團練使轄戩等遣蕃僧貢名馬此月戊申又書邈川首領轄戩貢金二十兩又鐵甲一副馬百九十疋蓋一事也實録誤分為二

己酉詔吏部流内銓進納授官人舉縣令者須及五考有所部升朝官三人同奏舉乃聽施行

辛亥置保安軍及鎮戎軍安平寨榷場

癸丑契丹國母遣右監門衛上將軍耶律袞寧州觀察使星齊契丹遣正義軍節度使蕭玖太常少卿史館修撰姚景禧來賀正旦　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知諫院佘靖言治獄而賜服外人不知必以謂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覔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覔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

注陛下前日諭寛是則今日賜翼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請自今臣僚入對有輙求恩澤者令有司劾其罪從之

甲寅太常博士茹孝標責監光州鹽酒税時上封者言去歲諫官劾孝標不發父喪推勘蹤跡不甚明白遂降指揮候服闋日未得與差遣臣以為凡人被不孝之名而出入朝序未得差遣豈能黙黙以受媿恥必有詞訴

上頗朝聽孝標乞早與一外任差遣故有是命此據會要乃十

二月二十七日

事實録無之

乙卯徙知鎮戎軍供備庫使劉兼濟權環慶路鈐轄陜西轉運使言其軍政苛急而下多怨故徙之兼濟舊傳及新傳但云轉運使言其苛急實録乃云都轉運使李昭述按昭述五年十一月初除密直都轉運使此時昭述猶知澶州實録誤也今止從兼濟二傳而不出轉運使姓名又是年五月戊辰兼濟自鄜州改梓夔路鈐轄不書知鎮戎軍此月乙卯乃自鎮戎軍徙環慶明年閏五月丁亥又書徙梓夔鈐轄劉兼濟爲環慶鈐轄據本傳自鄜州徙梓夔又徙鎮戎軍與實録合自鎮戎改涇原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即與實録差互恐兼濟未嘗到梓夔

自鄜州即往鎮戎自鎮戎即往環慶實録明年閏月丁亥所書或誤出也今削去更須考詳環原之間屬羌有敏珠爾密桑康努三族最大素號强梗撫之則驕不可制伐之則險不可入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世衡時卧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欵敵敵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無敵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世衡

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飲食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慶歷二年三月涇原請於細腰城屬羌城内建築城寨雖許之元不曾興役十月范仲淹又請城細腰亦不曾興役及今乃克城之世衡以明年正月七日卒今附見

范仲淹復檄蔣偕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為敏珠爾密桑伺間邀擊偕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略使庭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狄青曰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

狄青乃不敢言偕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還始敏珠爾等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三十九焚帳落八十獲馬牛三千所俘皆刳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偕笑談自若　富弼言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薊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棄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

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則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渡河而北遍詢土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者覩其所說皆有條理謂太祖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邉兵或有喪敗而不能長驅真宗初時邉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哉盖太祖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寇至又督諸將發兵禦戰敵騎雖勝知我相繼開壁援兵四至無退藏之懼是以怱怱出塞不敢長驅也洎真宗即

位懲喪師之衂遂下詔邉臣寇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繼不得已出兵只許披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是堅壁之下不顧而過一犯大名一犯澶淵是故雖無喪師之失而有長驅之患真宗再駕河朔幸而講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嘗為史官竊覧國史以土人之説參驗之大畧相合既得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抵牾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行北敵

苟動必有闕悮此號令不及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用兵于今七年大小凡經十餘戰而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北敵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勝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兩府大臣不敢生事設有所主斷然而行則横議羣興惑亂聖聽以此往往破壞暫行復止是致朝政不舉北敵苟動事繫安危誰敢為朝廷主張行事此執政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斷三也天下民人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攘肌及骨悲愁

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敵茍動大兵四集百姓必有覬覦而起者自憂內患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瀚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力已困取於內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惟糧儲稍有準備外其餘庫藏無不虛空北敵茍動所費無涯今未有財用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彊敵竊圖中國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偏裨五

七人可以陣中役使北敵苟動大兵畢集都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六也軍政隳弛士卒驕惰居常少有鈐束不過笞箠已謀殺害都將相結逃背若急有調發使當矢石則豈無變亂與外寇勢合為孽昨保塞事起滄州兵欲刼瀛州莫州兵欲刼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日刼人殊無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為驗士卒不及先朝肅整七也上件七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悞邉防大計伏望陛下特留

聖念以先朝巳試之效而革今日因循之弊奮自宸斷以為久長之策不勝大幸冨弼上章不得其時今附見年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五年春正月辛酉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曹傳卒特輟朝二日贈保信節度使謚恭懐故事官非三品無謚及輟朝傳特以皇后兄故也

甲子内殿承制宋守信為供備庫副使捕湖南蠻賊有

勞也

乙丑賜延州東路修復栲栳鎌刀南安承平四寨及保安軍新建順寧寨官吏役卒等銀絹有差

丙寅以細腰城隷環州

己巳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材費多而敵使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為錫慶院如故别擇地建太學

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為右司諫知鄧州先是甫言陳執中不效數請補外不許帝嘗問丁度用人以資

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邉事未平宜用才甫又
劾奏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上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
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
所奏誤力求與甫辨牢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寢其奏
度深銜衍且指甫為衍門人及甫自契丹還亟命出守
度侍經筵歲久上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
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
古之治亂為監也丁度正傳云度對上言承平宜用資邉事未寧宜用才度時在翰林已七

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及此附傳又云朝廷方用兵事邉按元昊四年八月已進瞽表邉事亦少寧矣而傳乃云方用兵事邉蓋誤也今不取然則孫甫所為劾奏豈以度承平用資之語若有所希合故即附傳正傳恐因行狀墓誌銘緣飾之辭爾不知度行狀墓誌銘誰所作當考孫抃作度神道碑但云西師未解上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云西師未解猶可也若云方用兵事邉則誤矣不知史臣何所據蓋不細考耳　丁度指甫為衍門人或當附見四年八月戊午無以見任輔臣所薦者為諫官御史詔後然衍九月二十六日乃拜相此詔決不緣衍也

罷河東陜西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為之摯新繁人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

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令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盖御史得兼諫職也

丙子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宗睦來告討夏人回先是元昊既敗契丹遣使進表獻俘詔却其俘而受其表及宗睦來知制誥余靖言朝廷受表却俘此誠欲敦示大體兩存其好也竊緣臣昨到契丹敵中君臣將元昊表狀皆示與臣其間亦有毀讟本朝之語但敵

主伴罟元昊小人翻覆交鬭兩朝如此而已臣愚以為今亦宜使館伴宗睦者將元昊獻俘表示與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獻復令送還北朝之意使敵人知本朝聞其敗衂不敢分外邀求也　樞密副使韓琦言朝廷已冊封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邉以來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

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絶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虚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為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彊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寔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遞往伐之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册曩霄其心必因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唯

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更有邀求或請絶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怨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歳才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歳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萬使敵日以富彊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敵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

敗衂契丹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二敵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晦觀釁之時也若能内輯綱紀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用以坐待二敵之敝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中外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邉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陜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

而邉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邉二分令東還二分徙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逐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

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陜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陜西宣撫則又有軍閒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陜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廵檢縣尉可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畫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

南剘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陜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内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丁丑復郢州防禦使魏昭昞為鄜州觀察使滑州都部署

戊寅施州溪洞蠻田忠顯等一百九十人入貢方物

賜潤州草澤邵餗號冲素處士知州王琪薦餗守道邱

圉素有節行故也諫上表固辭許之此據會要

庚辰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余靖為回謝契丹使引進使恩州刺史王克基副之克基承衍孫世隆子

癸未詔自今諸處官員因被彈奏雖不曾取勘責罰但有因依非時改移差遣者並四周年磨勘

甲申命宰臣章得象撰御製傳法院譯經碑後記　河東經略使明鎬言克胡寨捉生指揮使高璘入西界誘偽團練使莽布賽十二戸內附請補璘為軍主從之

乙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為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奏表謝上

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
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
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
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陜西有
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
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詐之
迹甚明乞早廢絀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
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是夕併鏁學

士院草制罷衍而衍不知也自蘇舜卿等斥逐衍迹危
矣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
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
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既奏上領之衍退歸即召吏出
劄子令甫等供職如故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
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爾吏
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顧二人
苟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

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為宰相纔百二十日也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杜衍罷為尚書左丞知兖州制辭略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顧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學士承旨丁度之筆也明逸疏據墨史本傳據記聞然司馬光蓋得之龐籍或未可信更須考詳　陳執中譜衍亦據記聞然蔡襄以去年十月十七日出知鄧州恐中書所奏但乞留甫不及襄也或襄雖已有除命猶未去京師故中書乞并留二人更須考詳　仲淹遽上謝表　仲淹謝授邠州表云詔旨復從留居丞　弼

之位表章再露願陳邊徼之機疑仲淹再表必是請對故章得象之譖遂得行也　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節度使王貽永為樞密使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鄆州宋庠為參知政事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祁帝雅意屬庠乃復召用之翰林學士禮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吳育為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延州龐籍並為樞密副使時西北邊事甫定育因上言今夏人納欵契丹

講盟朝廷為息肩之計則可未足恃以為安也議者必謂二敵相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敵連兵士馬益練一敵幸勝則氣驕而勢横别啟貪求必致生事又元昊殘忍使無北患則跳梁西陲難保安静此深可虞者今邊警既息正當孜孜以前事為戒後事為念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策敵國聞之可彌患於未萌也宥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宥取可行者固

執行之育言因本傳附見二月己亥　先是田況言比來災咎頻仍蝗潦繼作陛下責躬引咎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羣望薰祓之意可謂至矣然觀當世之弊驗致災之由其實役斂重而民愁和氣傷而沴作役斂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之日窘由冗兵之日蕃今天下兵踰百萬比先朝幾三倍矣自昔以來坐費衣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雖欲斂不重民不愁和氣不傷災沴不作不可得也昔董仲舒劉向謂春秋所書螽螟之災皆政貪

賦重之所致今陜西河東河北三路民玩弊人共知之臣不復言矣且以江淮之間言之今江淮菽麥已登而官責民輸錢數斗之費不供一斗之價物遂大賤而農傷稅絹已輸矣民間貿易無餘而暴令復下又配市之織絍之家寒不庇體而利盡于畜賈累年以來刻剝不已民間泉貨皆以匱竭其他百色科調峻法爭利不可勝言傳聞東南之民大率中産以下往往乏食民之愁窘致傷和氣如此而未聞陛下與兩府大臣議所以救

之之術乃欲以一爐香數祝板上塞譴咎此臣所以不得已而言也夫國家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為冗食於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衆大不堪戰小不堪役逐處唯欲廣募以邀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為廂軍其廂軍之不堪戰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則恐立以致亂此慮事者之疎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則勇彊者

亦恥為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卹細故不思求弊之原臣竊憂之唯陛下財擇實録繫況此奏三年七月癸未蓋誤也按三年但旱未見蝗潦又韓琦三年八月始為陝西宣撫使汰邊兵況安得於七月遽言之若謂琦去年已汰邊兵則二年邊備殊未撤也琦家傳載汰邊兵事亦在三年冬實録誤審矣　按五行志四年京師旱飛蝗蔽天實録於七月戊午乃書雨自後亦不聞水潦為災四年七月況遂出使河北當考不知竟用何時奏此五年二月始遣使汰諸路兵恐緣況此言也令附見正月末更詳之

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宮苑使周惟

德京西路北作坊使武繼隆淮南路東染院使任守忠兩浙路供備庫使陳延達江南東路左藏庫副使王懐正江南西路内殿承制張志福建路黄元吉荆湖南路供備庫副使盧道隆荆湖北路諸州宣毅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

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敘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保

任方許磨勘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耻也望酌祖宗舊規别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康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修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起奏邸獄劾竄陸經又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擿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兹以進退大臣為已任以激訐陰私為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與相倡和扇為朋比近除兩府出自

聖斷中外相慶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已議論譁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繼黜故元瑜亟奏罷之元瑜傳云與靖等相失然不載相失事大抵元瑜姦邪欲希合求進爾與靖等未嘗相得何相失之有又云修靖深惡之由是論者以為姦邪元瑜姦邪著矣豈必修靖惡之然後論者以為姦邪史臣於元瑜蓋相假借爾

知制誥余靖言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令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内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姪等並須年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薦親

屬並須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比要嗣續門戶

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親的子孫尚多限以年幼不

得陳乞而乃旁蔭疎遠房從年長之人則是舍親而用

疎遺近而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伏乞自來

奏蔭幼年子弟並須二十五歲以上方許出官雖授京

官亦不破官中請受於國家别無妨礙兼臣令來奏臣

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緣年老臣僚不得奏其親

的而旁奏疎屬於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揮應合奏蔭親

屬臣僚所奏子孫弟姪特令不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從之據成都編録條貫册余靖奏請乃慶厯五年二月四日中書劄子與劉元瑜所論同行下令附此

壬辰從涇原鈐轄六宅使嘉州刺史高繼元為河中府鈐轄本路安撫使王素言其議邉事不協也　詔殿前司殿侍非邉功及陣亡之家或蕃官補置若父兄物故致仕放停録用者餘皆十載以上方聽請給而差使之

夏國主曩霄初遣鼎奴闗興則等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為常時聿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至也

癸巳改新知邢州郭承祐為河陽部署滑州部署魏昭

昞為陜州部署殿中侍御史梅摯右正言錢明逸皆言

承祐貪汚而昭昞人才猥下故也

富弼之至近畿也堂後官大理寺丞朱濟出迎之諫官

以為言乙未出濟監泗州糧料院

丙申御邇英閣讀漢書元帝紀上語及漢元成二帝政

理丁度因言頃者臣下不知大體務相攻訐或發人陰

私以圖自進賴陛下聖明覺悟比來此風漸息上因攻

訐之弊曰凡此皆謂小忠非大忠也

戊戌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謂曾公亮曰朕思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删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輙遺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宋祁為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避兄庠執政也　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内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今始

己亥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殿中丞揚畋為太常博士賜五品服前轉運使司勳員外郎周陵同提點刑獄内殿承制閤門祇候王昱降敕書奬諭並以招捕蠻寇有勞也　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軍毋得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之從樞密副使吴育之言也育言當自前月初拜樞副日移見此

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兵忿不解前又遣使來以告西伐則將命者

不絶蠹耗財用無有盡時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臣其去就不足為兩朝重輕設或携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邉上關報更不専遣使臣從之

庚子司封郎中判太府寺吴待問為光禄卿初待問用年勞當遷少卿上以其子育為樞密副使特優遷之

癸卯詔天久不雨其令州縣毋得淹繫刑獄

安静節度使允廸居父喪命伎女日為優戲宫中妻昭國夫人錢氏告之詔入内副都知岑守素即本宫案問

甲辰降授右監門衛大將軍絶朝謁錢氏亦度為洞真宫道士允廸元儼第三子也

乙巳以馬軍都虞候公廨為太學　右正言錢明逸言閤門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縁三司開封府日有公事上殿外只有審刑院或大兩省班次即其餘並皆隔下且諫臣職在諫爭大抵言朝政得失詔令賞罰稍稽頃刻則事渉已行隨而更張國體非便欲乞今後諫臣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三班外亦聽上殿數奏從之

補慶州星葉族蕃官安順子吹博迪為三班奉職本族巡檢

庚戌御邇英閣讀三朝經武聖略出陣圖數本并陜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示講讀官

辛亥祈雨于相國天清寺會靈祥源觀

癸丑桂陽監言黄捉鬼餘黨唐和等復内冦

甲寅詔乾元節合奏僧道紫衣師號人數自今聽如舊

初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之患在盡禁緣邊之

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以為邊儲其大利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饋運不通每歲傾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博市斛斗支往緣邊州軍人户既不能輦致遂齎金銀錢絹就北界貴糴之北界禁民以粟馬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射萬一引惹而生事端其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粟過吾界

則是有可望茍敵歲不豐或與我有隙頓嚴閉糴之法則我軍遂致乏食是我師饑飽繫於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崞嵐寧化火山四軍緣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而敵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地二三十里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人又爭侵地二三十里崞嵐軍亦爭掘界壕賴米先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而誘北人歲以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

禁地若耕三二歲閒可使不糴北界粟麥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飽饑在敵之害緣邊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令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仍下緣邊議以為岢嵐火山軍其地可耕而代州寧化軍去敵近不可使民盡耕也於是詔并代經略司聽民請佃岢嵐火山軍閒田在邊壕十里外者然所耕極寡無益邊備歲糴如故范仲淹墓誌云

代郡西四州運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畝嫌不敢正視歐陽修來使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仲淹至知其利大且無所嫌者屢奏如修議便後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據本志乃云所耕者寡無益邊備當考　本志載耕岢嵐事亦與范誌不同注在至和二年正月

是日雨

乙卯幸相國天清寺會靈祥源觀謝雨　上封者言伏覩去年八月一日勑今後省府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更不循例差除委待制以上每年於館閣朝官臺官提點刑獄知州內舉一員充省府判官或轉

運使副於知州軍轉運判官內舉一員充提點刑獄於通判內舉一員充轉運判官者臣竊聞自來省府判官轉運使副在太宗時並是上意特除洎真皇時叅令中書選擢令若令兩省以上保舉不唯上侵宰執之權又下長奔競之路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不因請託則人莫肯言洎于自陳則扇成薄俗非所以敦厚風教甄別材良之術也盖是向來中書差人後多被諫官論列指摘往日小疵家私猥事以致差遣不定屢有改移遂此更

張庶絕羣誹況朝廷用才責其立功立事豈以昔日板築屠釣牧豎為嫌哉且待制以上僅五十人若歲舉三人每歲當及一百五十人數年之後人數倍多何以處置其所舉之人既舉之後便望朝廷不次差遣未得之閒更相謗毀此非為選才乃作不靖也伏望特罷此詔一切令依舊中書自銓擇吏才明敏望實兼稱者充轉運使副省府判官提點刑獄則官吏盡心於職事請託稍抑於輕浮人無僥倖之心事存經久之體從之仍令

御史臺徧牒諸道州軍歐陽修奏疏曰臣竊詳臣寮上
言悉涉虛妄蓋由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
希合欺罔天聰臣請試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
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令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
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
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
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
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

切差遣無小大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獨於省府等官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絶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則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内外臣僚無小大曾受人舉者十八九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

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而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斗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負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内有四百五十

負兩制為舉主令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歳舉三人則是三人共一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命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如此事朝廷不復審察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沿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見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故令法度

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審察愛憎之私辨
其虛實之説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撿詳元降舉官勑
意本是於國書撿用祖宗所行之法令上言者即云因
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
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令來臣僚指以為辭豈可
貪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
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
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僚

希附上言攻擊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疏入不報臣燾上言遍牒諸道州軍此據成都編錄冊乃五年四月七日成都進奏院牒坐三月一日御史臺帖准中書劄子云云施行訖希公文回示中書劄子必在三月一日前今附見二月末歐陽修疏據本集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六 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中允臣黄良棟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五年三月戊午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詔賜曲江進士李訪粟十石帛

十疋仍令州縣常存問之初訪父母卒廬於墓側有虎暴傷旁人而不及訪廬又有白烏數百集墓上詔州表其事故賜之

己未詔大宗正司帥諸宗子勉勵學業睦親宅北宅諸院教授官常具聽習經典或文詞書翰功課以聞東都事畧

詔大宗正寺曰朕思古之人君莫不厚親戚以輔王室始邦家而化天下宋興八十餘載宗室蕃衍宜令睦親宅諸院教授官課經典文詞以聞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上

疏言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邉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縉紳髙識之士必有為陛下別白論辨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禄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

慢書于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辯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北來歸盛言北方自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㫖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人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胷中事畢還朝

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聞郡中外不
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黙辱至此臣
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誡孰肯為國家之用所
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
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
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
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
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畢赴

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秉忠義又感此恩唯思効死豈敢更以内外職為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敵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敵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意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自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悟於聖聰者葢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

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禍患為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唯陛下察之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壬戌知潭州劉沆兼荆湖南路安撫使沆傳於三年十月除知潭州時即云兼安撫使按實録乃在此時今從實録然會要亦載三年十月初置湖南安撫司與沆傳合當更考詳

癸亥詔禮部貢舉

甲子廣西轉運使杜杞言宜州蠻賊平杞初行至貞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吴香及獄囚區世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峒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區希範與蒙趕散走杞使香招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慼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以絶後患乃繫牛馬為曼陁羅酒大會環州坐中伏兵

發擒誅七十餘人盡五藏為圖釋厄病被脅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以遺諸溪洞初區希範入保荔波洞問出與官軍鬬及把至環州使攝官區煜進士曽子華宜州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陁羅酒中既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廡下比暮衆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盡擒殺之後三日得蒙趕區希範區丕續等十數人剖其腹繢為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洞此實録所書也今從把本傳

辛未詔曰頃者嘗詔方州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閭寢不

可止自今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入居聽習

甲戌詔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司自今按察官吏毋得差官體量以致生事考當時獻議者

乙亥詔宣使眉州防禦使入内都知張永和為宣慶使皇城使梓州觀察使内侍都知王守忠為昭宣使内藏庫使榮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劉從愿為皇城使自西夏議和遣使五至闕下而永和等主辯有勞特遷之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請以景祐四年慶

歷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為率就試人雖多所增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其陜西路惟永興鳳翔兩處就試人多解額尚少用慶歷四年赦恩已增分數自餘州軍所增未寛今欲每州各增一名保安靜戎德順三軍本無解額令各許解一名其河東緣邊州軍自來少人取解解額已寛難議復增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詔遂為定額

已卯邇英閣講詩六月篇上曰比序自鹿鳴至菁菁者

義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當時事耶楊安國對曰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裔交侵中國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為萬世監也於是上再令講之　詔禮部貢院進士所試詩賦諸科所對經義並如舊制考校先是知制誥楊察言前所更令不便者甚衆其略以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故祖宗莫能改也且異時嘗得人矣今乃釋前日之利而為此紛紛非計之得宜如故便上下其議于有司而有司請今者考較宜且如舊制遂降此

詔實錄但云上封者言其非便不出主名此從本志按楊察本傳亦具載然實錄於八年四月始具載貢院所申請不出主名按本傳則察實攤判貢院所云上封者蓋指察也本志所云後四歲貢院復以為言則此言及八年二詔皆察發之又詔補蔭選人自今止令吏部流內銓候該參選日量試所習藝業注官其慶歷三年十一月條制勿行會要係此詔於三月二十二日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覩先降勑節文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

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勑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為學詔書所謂非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爾且國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矬草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莅政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欲望只令有司再

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龎籍言曩霄已受封册

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壬午錄周世宗曾姪孫柴揆為三班奉職　諫官錢明

逸言中書五房提點後堂官樞密院諸房副承旨主事

令史而下請自今毋得與臣僚往還從之　三班院言

自今使臣除喪者望比京朝官例特免短使升半年與

家便差遣從之　賜陝西緣邊諸軍特支錢

癸未詔荆湖南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應蠻事申覆

不及者聽便宜從事

甲申詔曰朕以元元之故三赦叢霄罪許復為藩臣納誓寢兵與之更始朕念師興以來陝西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蠲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為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

邇英閣讀漢書高祖封韓信為齊王事上曰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下

得盡其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
乙酉詔樞密院凡言邊防利害更改兵器軍陣鄉軍牧
馬事並付詳定編敕所酌其經久可行者其為令
丙戌罷入粟授官會要云從殿中丞張庾所請 是月歐陽修上疏
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信言不逆耳不為諫諍故臣
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
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

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揺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

委任尤深而怨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各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寛之仲淹謂契

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

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欲其作事乃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因此

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聖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

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方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方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

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敵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置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疏入不報指修為朋黨者益惡焉修疏附見時月更須考詳為黨類者益惡修此據墨史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從
臣稱賀是日御崇政殿錄繫囚遣監察御史劉元瑜等
往三京疏決御史李京言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
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
公之熒惑退舍商太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
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
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敵有
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

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復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不虞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於未形又尚美入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絶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上嘉納之閏五月戊戌戊張克佐始自府界提點為戶部判官向傳師代之不知苗繼宗是何時除授當考二月丙申資州判史苗繼宣為并代鈐轄兼知忻州不知繼宗於繼宣是兄弟否

戊子左龍武軍大將軍溫州團練使從讜坐射殺親事官削除官爵仍鎖於別宅從讜惟正子也知諫院余靖言書稱堯之盛德則曰睦九族史稱漢之懿事則曰繼絕世所以厚仁義之本茂宗枝之祥陛下紹堯之明度漢之美敦敘宗族意愛慱厚有司不能奉承睿旨深可惜焉竊聞從讜頃因忿毆傷監門使臣有司奏為風狂禁鎖空宅臣竊謂朝廷本意以惟正無子遂取惟忠之子為其後凡言為後者蓋使主其閨門奉其祭祀爾今

因躁忿小過遽此幽閑俾其闔門無託祭祀乏人甚非陛下敦叙之意也外議往往言從讜好學尚氣不能恬退輕忿致過恐非狂疾就令實有狂疾當使國醫攻理以表渙恩若或只因輕肆則謂宜天慈含怒放還本宅俾其上奉朝廷睦九族繼絶世之仁下遂皇宗主闔門奉祭祀之事又所以承陛下篤親審罰之德也不報從讜尋自剄死上甚悼之追復故官仍贈濟州防禦使濟南侯明年正月丁未乃追復故官又加贈典不知何時自剄今附見

己丑徙知渭州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王素知華州先是范仲淹宣撫河東劾轉運使劉京在所部市私物擾民詔罷京仍自今勿復委以均輸之任復下并州明鎬體量於是又得素為諫官時嘗託京市木而京委文水令董望市之虧所僦車直及謾稅錢四十千詔御史臺鞫其事素坐是徙京上素書故復劾素事具王平家譜閏五月丁酉寔錄云京坐市物罷轉運使為知州獨不書京罷時據會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詔令後勿復更以均輸之任委京即其事也

辛卯封皇第八女保慈崇祐大師幼悟為鄧國公主師

號如故尋又進封齊國落師號是月薨追封韓國 夏國主曩霄初遣索札密卜伊則張文顯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為常

壬辰邇英閣講詩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諭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進用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以淪於汙敗也 以環州蘇家

族廵檢三班奉職竇吉為左班殿直竇吉獲西界僞團
練使鄂特結又甞捍賊於細腰城有功特遷之
癸巳詔廣西轉運司懷遠軍帶溪寨天河寨富仁監昔
義寨鎮寧州環州思立寨智州德謹寨皆煙瘴之地其
使臣在任物故者録其子若孫一人
丙申以章懿皇太后姪西頭供奉官李瑛卒特輟視朝
贈瑛如京使滎州刺史
丁酉契丹國母遣右監門衛大將軍耶律祐崇禄卿劉

積善契丹主遣臨海節度使耶律運少府監楊晳來賀

乾元節

丙午西界内附偽太尉興博為太子左清道率府率餘十八人各補三班奉職

丁未講詩至巻伯篇注有魯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所謹此不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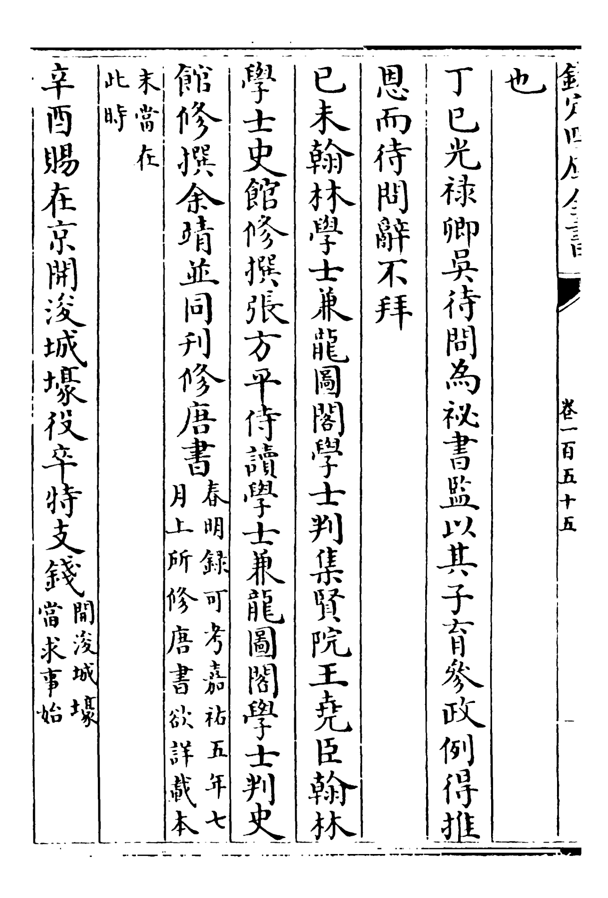
戊申工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章得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

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上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上不得已乃許之孫抗去年十二月癸丑乃自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其言得象當是韓琦等去後傳云得象無所建明抗數以為言得象居位自若恐誤今稍顛倒其辭 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戌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為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書舍人丁度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度在樞密建言周世宗募驍徤有朝出羣盜夕補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寘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禁軍以補禁旅之缺又言契丹嘗渝盟備預不可忽因上慶歷兵錄五卷贍邉錄一卷此據丁度本傳附見

辛亥詔保州廣信安肅軍廵檢都監仍舊每月輪一員

出巡邊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任中師知曹州
中師自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營歸休之計上
憐而許焉中師兄中正歴守并益曹三州又嘗為樞密
副使而中師皆繼踐之人以為寵
五月丙辰朔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為刑部員外郎仍賜
三品服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為内殿崇班左
侍禁閤門祗候王正倫為東頭供奉官以封冊夏國回



也

丁巳光禄卿吴待問為祕書監以其子育参政例得推恩而待問辭不拜

己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館修撰余靖並同刊修唐書（春明録可考嘉祐五年七月上所修唐書欲詳載本末當在此時）

辛酉賜在京開浚城壕役卒特支錢（開浚城壕當求事始）

壬戌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知大名府程琳為資政殿大學士琳兼河北安撫使在七月戊子本傳即於加大學士并言之誤也今從實錄仍見本日

西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宰相陳執中謂宜如所奏賈昌朝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弟嘗受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知曹州任

中師請修廣州子城仍請置廵海軍兩指揮從之景祐閒中師嘗知廣州以州獨有子城而廢久不修恐緩急無以禦盜於是太常少卿魏瓘寔知廣州遂城之環五里

甲子命翰林學士孫抃磨勘諸路提點刑獄課績　賜荆湖南路捉殺蠻賊禁軍廂兵土丁特支錢

戊辰詔登聞鼓院自令勿收接蠻人文狀以下溪州彭士羲等遣人齎狀求進上令寔封送樞密院因有是詔

上封者多言諸路轉運判官兢為苛刻權均轉運使州縣厭苦侍御史王平請自今轉運判官不得專行按察並須關報本司已巳詔見任轉運判官歲滿者皆罷平俟官人也

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契丹益習外國語嘗對契丹主為蕃語詩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庚午出靖知吉州　錄故管勾靜邊寨弓箭手巡檢西頭

供奉官李文扆子士廉為三班奉職文扆嘗通水洛城道遇賊戰死故也

辛未賜秦州修隴城川堡使臣役卒銀絹有差

丙子補齊州進士王端為京東盜賊多處縣尉初端應募捉賊而親擒强刧盜全夥五人故以命之

丁丑徙知保吉州刺史劉涣知登州登舊用刀魚船備海賊後禁弛多盜涣至繕船備仍多設方畧賊無敢入境者手詔褒焉

戊寅詔河北緣邊人戶所占塘泊之利官司毋得侵刈蘆葦仍令本路提點刑獄田京專領之

己卯遣內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習陣法

庚辰詔陝西河東經略司選所部路分都監巡檢使大城寨兵官軍員指揮使有膽勇知謀曾立戰功者以名聞

壬子三班奉職王嵩為右侍禁閤門祗候西人既和寵籍言元昊未通時种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閒其君臣

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髙官始自借職遷奉職於是因對自陳特有是命此據种世衡傳又云世衡聞葉勒兄弟已誅為文越境祭之按世衡以慶歷五年正月七日卒此時葉勒兄弟未誅兵家詭道世衡或繆為此亦不可知然非事寔也今不取　又按夏國傳云渭州百姓范仁美姚家堡十將張遂詣王沁言約噶綱朗凌沁布諸人陰欲内附沁遣仁美遂持書入西界事覺元昊族三家并殺仁美配遂居攤糧城此傳要未可信然亦足以見葉勒兄弟被誅不緣王嵩也嵩但能離間元昊使不任葉勒兄弟爾世衡越境設祭果非事寔其事寔當從記聞所載龐籍奏仁美等仍于皇祐二年四月見之　又據世衡傳籍奏乞優進嵩官亦止云離間元昊君臣遂成猜貳不云葉勒兄弟被誅也然仲淹誌世衡墓乃云嘗遣諜者入敵中凡半歲敵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

誅得行而世衡已歿上方懷來故其績不顯墓誌葢亦謂蕃勒兄弟果被誅與世衡傳合當更考之或仲淹但憑世衡子古之言要非事實也皇祐元年十一月丙申追贈种世衡團練使合通此段看詳熙寧四年十一月癸未王元規乞贈父嵩官可參考

癸未詔吏部流内銓自今試初入官選人其習文辭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讀律通即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甲申馬軍副都指揮使定國軍畱後曹琮卒車駕臨奠為製挽辭皇后亦再出視喪就第成服贈安化節度使兼侍中謚忠恪琮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嚴整其殁也家無餘貲但存兵書邊奏而已或不須載更撿前例看